



黑菊花

HEIJUHUA

劳瑞 著

作家出版社

黑菊花

HEIJUHUA

劳瑞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菊花/劳瑞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 - 7 - 5063 - 5570 - 4

I. ①黑… II. ①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7037 号

黑菊花

作者: 劳 瑞

责任编辑: 王 征

装帧设计: 四色土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480 千

印张: 26.5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570 - 4

定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对对斗皇牌型 章二十二章

目 录

对对斗皇牌型 章二十二章

对对斗皇牌型 章二十二章

对对斗皇牌型 章二十二章

对对斗皇牌型 章二十二章

楔 子	001
第一章 路遇土匪	004
第二章 莽汉罗玉玺	007
第三章 落脚罗家庄园	011
第四章 相遇珍珠泉	014
第五章 花苑邂逅	022
第六章 周晓红的心事	030
第七章 郭桢出的坏主意	034
第八章 母女大闹日本军营	039
第九章 郭桢劝说姐夫	043
第十章 引狼入室	049
第十一章 土匪陈金声	054
第十二章 王总管捉奸	064
第十三章 二度梅开	069
第十四章 周春山问实情	073
第十五章 火烧日本军库	081
第十六章 郭桢出绝招	086
第十七章 罗玉玺入冤狱	088
第十八章 周春山劫狱	095
第十九章 娘的心愿	099
第二十章 被抓壮丁	103
第二十一章 夜闯漳河	108
第二十二章 捉猴比武	114
第二十三章 许麟的爱情伏笔	122
第二十四章 夜半劫狱	125
第二十五章 郭桢绝顶聪明	128
第二十六章 偷袭水冶	134

第二十七章	还望郭县长提拔	140
第二十八章	怒打泼皮	147
第二十九章	两顶愁帽	152
第三十章	煎饼场阻击战	157
第三十一章	秋云的心事	162
第三十二章	日军密电	167
第三十三章	给日本人做事那不是汉奸吗?	171
第三十四章	环环相扣	179
第三十五章	日本伤员痛哭不已	190
第三十六章	郭栓提亲	195
第三十七章	罗玉玺夜闯罗府	200
第三十八章	一场风波	206
第三十九章	“盖林县”的遭遇	211
第四十章	郭县长的高见	220
第四十一章	劝降	225
第四十二章	不赶走小日本决不结婚	233
第四十三章	桥头邂逅	237
第四十四章	遭人暗算了	242
第四十五章	等赶走了鬼子我一定答应你	247
第四十六章	李万霆回门劝降	258
第四十七章	直闯司令部	267
第四十八章	随机应变认师兄	277
第四十九章	慈源寺起风波	281
第五十章	至情至理挽危局	290
第五十一章	舍命劫美	294
第五十二章	李万霆二闯善应	302
第五十三章	许麟三遭软禁	311
第五十四章	陈姜嫩蒜	316
第五十五章	王怀珠的小九九	325
第五十六章	兵败善应	332
第五十七章	爱的误会	336
第五十八章	母女受审	341
第五十九章	冬梅智救秋云	345

第六十章	蒙汗药	350
第六十一章	奇袭罗府	353
第六十二章	诱伏战	356
第六十三章	王金玉单挑竹尾	362
第六十四章	王金玉的投名状	367
第六十五章	夜释郭璟菊	373
第六十六章	郭璟菊刺探军情	380
第六十七章	王总管推荐司机	385
第六十八章	密谋炸桥	391
第六十九章	智炸军车	394
第七十章	光复罗府	398
第七十一章	人民功臣	403
第七十二章	进军安阳	407
第七十三章	又赴战场	413



楔子

在通往太行八路军总部的大道上，李万霆扬鞭狠劲地抽打飞奔的坐骑。身后卷起的飞尘在空中弥漫。在麦垄中觅食的麻雀，被“哒哒”的马蹄声，惊吓得“扑棱棱”飞向远方。

李万霆跳下马来，望着远去的飞鸟。远处，战士们正在挥汗如雨地抢挖战壕。他诧异地自言自语：“这里若安插一个连的兵力，小鬼子插翅难飞，岂不瓮中捉鳖？首长难道……”他飞身跃上坐骑，马儿像待命的战士，立刻昂首刨蹄。他将马镫轻磕马腹，“驾！”胯下坐骑四蹄生风，箭一般飞驰而去。

八路军总司令部。刘伯承司令员、陈赓旅长、周忠汉、蔡树藩等人正在议论什么。

“报告！”李万霆站在门口。“首长好！独立团团长李万霆奉命前来报到。”

刘伯承指指面前的长条凳子说：“噢，小李子。你好快呀。坐下，坐下。咱们彰德府地脉斜，说曹操，曹操到。刚才大家还在议论你呢。”

李万霆不解地问：“首长们议论我什么？不过首长知道，这里是曹操的发迹之地，我在外国一份资料上曾看到，曹操的陵墓就在我们这里，但尚无定论。”

“那是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的事，与我们关系不大。不过大家可不是说你坏话呀。大家议论你读书最多。我来考考你。”刘司令员笑着说。

“不敢当。请司令员出题。”

“上次，没来得及问你。上次你说，关羽走麦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是看

书还是看戏学来的？”

“看书。”

“《孙子兵法》读过吗？”

“在您跟前不敢班门弄斧，只是略知一二。”

“好的。你说说兵书上的精髓。举出一二条来。让大伙听听。”

“声东击西，避实就虚，扬长避短，攻敌之必救而打其援……”

“好啦，好啦。还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刘伯承立即打断说。

“怎么样，司令员，知识渊博吧？我挑选的人不差吧？这次的任务非他莫属了。”

陈赓旅长得意地说。

“你这小李子，果然名不虚传。来，来，我们书归正传。”刘伯承笑着夸赞说，摆手示意大家就座。

刘司令员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小李呀，这次，总部派你单独执行任务，时间不定。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呀。作为指挥员，在紧急情况下，头脑一定要清醒。现在驻扎在水冶的日本松山中队是日本的一支装备精良的王牌军。你这次的任务主要是阻止他们在边区的掳掠妇女行动。记住，他们把这次掳掠美其名曰‘选美’。这是对中国妇女的最大侮辱。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的罪恶行径，千方百计地解救妇女同胞，不要让一个妇女落入日本人魔掌。使用什么办法，要灵活机动。总部派不出太多的兵力，你们不要与其发生正面冲突。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要与地方各种武装力量密切配合，机动灵活完成任务。看看，邓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你先休息一会，他马上就来。我们现在要到涉县去一趟。通信员！”

通信员答应着，马上递过大衣。刘伯承并没有接大衣，急匆匆地向外走去。

陈赓旅长拍拍李万霆的肩膀，伸出大拇指晃动着：“好好干！”

李万霆笑着点头应允。陈赓旅长接过通信员递过来的大衣，朝身上一披，急匆匆追赶大伙去了。李万霆目送首长们远去，转身回到屋子，端起桌子上的茶缸，“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抹抹嘴坐下，看着墙上的地图。

“李万霆来没来？”说着话，邓小平政委风尘仆仆地进来了。

李万霆见邓政委进来，急忙站起来敬礼：“报告，独立团团长李万霆奉命前来报到！首长辛苦啦！请首长指示。”

“好，好，你坐，你坐。怎么样，司令员都布置了吧？”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李万霆起立说。

“坐下说。小李，肩上的担子有点分量吧？你这次是留洋回国，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对，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去年从日本回来的吧？”

“是，首长的记忆力真好。”李万霆又一次起立敬礼说。

“你这小李，在我这里，就不要那么拘束嘛。这一次日军要在边区‘征招’慰安妇。这小鬼子，还很会起名字。你去了以后，主要任务当然就是这个了。但是，还有三项任务，也与此有关。一要依靠地方民众。二要积极团结各方面抗日力量，彰德府土匪多，还有一些会道门。但是，这些土匪、会道门多数还是仇恨日本人的。据咱们掌握的情报，有几支抗日力量要积极争取他们。现在缺少有人来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联合他们。你去了要设法与他们联合，争取他们与咱们合作共同抗日。三要开辟一条我党地下交通通道。你的公开身份是彰德府山货收购站的老板。”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遵照首长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邓政委，你说的那两支地方武装，我多少有所闻。”

“哦，你这个小李，很好嘛，已经把工作做到前面去啦。很好，很好。说说看。你是怎么做工作的？喝水。到我这里，没有什么招待的，白开水还是能够充足供应的。”

“谢谢首长。我从小是在彰德府长大的。”

“哦，我记得你家是林县的嘛，怎么在彰德府长大的？说说看。”邓小平呷了一口茶，饶有兴趣。

“我祖上是林县的……”

“报告！”

“进来。”通信员汗淋淋地进来，立正。敬礼。

“首长，中央来电。”通信员递过电报。

邓小平接过电报，迅速地浏览，眉头顿时拧成了疙瘩，满脸的严肃。“马上给我接司令员。”邓小平一边看电报，一边下命令。

邓小平扭过头说：“小李，我们回来谈。你马上出发。他们开始行动了。水冶的日军也开始布置夏季大扫荡了。对了。许麟！”

“到！”

李万霆循声望去，见墙角坐着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正低头擦几只带条绸带子的钢针。他一边答应，一边放下已经擦拭好了的钢针，应声起立。

“从现在起，你就是李万霆的副官。你们两个要化装成商人。你们以东家和伙计相称。你一定要保证李团长的安全。他少一根毫毛，我唯你是问。”

“首长，你身边……”

“不要多说了，这是命令。小李你远离总部，一切要谨慎从事。好了，出发吧！”

“首长再见！”李万霆与邓小平握别。

“首长多保重！”许麟含泪与邓政委告别。

“你这个小许，怎么抹起眼泪来了？平时你那倔脾气哪儿去啦？好啦。你们两个

这一次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不过，我有个小小要求。”

“什么要求，请首长指示！”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哈，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要喝你们的喜酒啊。一定给我带两个姑娘回来。这也是命令。”邓小平先自笑了。

两人涨得满脸通红，嘻嘻地笑着：“敬礼！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时候不早了，出发！”

第一章 路遇土匪

已届清明节。今年天气反常，前几天还穿棉衣，一进了四月，天气突然燥热起来。看来今年是个干热的春天。要是在往年麦苗已经有一筷子高了。华北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麦田，间杂着一片片油菜花，黄绿相间，俨然一幅春意盎然图。

李万霆和许麟一身商人打扮，早晨骑马从邯郸出发，一路假意清闲，看着沿途的景色。其实二人在侦察着沿途的地形地貌，以备将来有所利用。

李万霆问：“小许，听你的口音，咱还是老乡哩。”

“你，你是哪里人？我只觉得面熟。李团长，今年有二十几？”

“在邓政委跟前，我也看你好面熟。我今年嘛，二十四。”

“我是林县麒麟堂村的。团长是……”

“呀，你是麒麟堂的？你认识城里李老佩家吗？”

“认识。我们两家父辈还是老亲呢。你也认识他们家？”许麟惊异地望着李万霆。

“你就是小铁蛋？我是铁炉村的李光宇呀！”

“哎呀，这还说什么呢。要是在路上走个头碰头，谁敢认谁呀。这不，一晃十年过去了。这十年，你都去了哪里？”

“爷爷去世以后，我到日本留学了七八年，去年刚回来。”

“团长，你看。”李万霆顺着许麟手指的方向望去，见前面岔路口过来一队人马。“别慌，做好准备。”

“东家。看，他们往这里来了。”

“沉住气。看我的眼色行事。”

说话间那几个人打马到了跟前。为首的一人，大约五十岁上下。两眼直瞪着他二人。

李万霆和许麟镇定自如，仍信马由缰说笑着。许麟说：“东家，前面有家不错的酒店，打打尖，顺便喂喂牲口，中不中？”

“好吧。”

“站住！干什么的？”

“收山货的。怎么？弟兄们是……”

“收山货？从哪里来？”

“辛集。你们是……”

“老子彰德府的。不认识？你们是哪个绊子？”

“什么绊子？”

“下来！见了我们老爷一点规矩也没有？”

李万霆和许麟立刻跳下马：“不知者无罪。请问兄弟你们是……”

“大胆！搜！给我搜！”

几个人跳下马，在他们两人身上搜索了一遍：“老爷，不是。”

为首的那人摆了一下头。他们重又骑马走了。

李万霆看着他们，摇摇头：“走，咱们走。”

“这一帮人是干什么的？好险呀。”

“看来他们还算是正派。”

二人又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着。李万霆问：“你何时到了部队？怎么到了邓政委身边？”

许麟沉吟一会说：“十六岁那年，闹饥荒，我跟人到西安找事做。被人骗到了部队。待了一个月，寻思怎么部队净是欺压老百姓？我们两个商量后开溜了，逃回河南。听伯父伯母说林县任村有八路的队伍，就跑到任村参加了八路军。要说怎么到了邓政委身边，应了那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还不了解我铁蛋？咱在哪儿熊过？靠的是老实勤快，首长就相中了呗。”

李万霆看着自鸣得意的许麟，夸赞一句：“好，运气不错。”

“什么运气不错？是咱干出来的。凭的是本事吃饭。”

“行呀你，能得不轻。”许麟笑着说：“怎么，小瞧人？往后你就知道咱姓许的是不是那块料了。”

二人越说越亲热，仿佛又回到了儿童时代。

原来，李万霆与许麟是儿时的小伙伴。两人是上面流着鼻涕下面光着屁股长大的。李万霆出身名门望族。许麟也出身于书香门第，只是到了其祖父时，因考场失意，祖父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从此，家道一蹶不振，很快衰败了。许麟的祖父与

李万霆的祖父是在上京赶考的路上相识，义结金兰，成了莫逆之交。因为，从林县城到京城去，必须途经铁炉村。许麟的祖父从家到铁炉，二人总要喝几盅，边喝边研讨本年科考形势。晚上许麟的祖父就借宿在李万霆家。久而久之，许麟的祖父就有意与李万霆家结为儿女亲家。两家大人一拍即合，许麟的姑姑就嫁给了李万霆的父亲。李万霆的祖父名全，字福昌，光绪八年的举人，光绪二十年的恩科进士，家境殷实，有地千顷，曾任湖南郴州知府。祖父秉性耿直，憎恶世道黑暗，不满当时朝政腐败，毅然辞官回家，潜心研究经史，专心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李万霆从小受家庭的熏陶，遗风犹在。李万霆父亲李显世携妻在家生活。祖父辞官回乡后，家境渐显衰败。其父生不逢时，虽也是清朝末年进士，但无所作为，空有文武双全、英雄盖世之名，于是，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因是世袭，这一年，皇上唯才是举，广揽人才，李万霆的父亲，又被任命为彰德府知府。举家迁居彰德府。夫妇年近三十，才生了李万霆，父母爱若珍宝，爷爷为孙子起名万霆，寄希望孙子为李家光宗耀祖，又取字为光字。遂将儿子留在身边读书习武。李万霆阔面大耳，剑眉圆眼，英俊魁梧，且秉性聪明，膂力过人。他文韬武略、棋琴书画无所不能，拳打脚踢无所不精。还是袁世凯在彰德隐居时，李家与袁家来往密切，关系非同一般。但是在政治上两家南辕北辙，李万霆父子思想激进，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暗中又与革命党人联系，较早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所以，李万霆在十三岁时，就东渡日本留学。许麟家遭不幸后，就一直跟随李万霆父母生活，李万霆的父母把许麟视为亲生一般。为儿子学业着想，李万霆父母将许麟带往任上，做了李万霆的伴读。自此，两个小孩，上学下学同出同进，形影不离，直到李万霆留洋，两人才依依惜别。这一别，就是十年光景。

两人说着分别之后的情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漳河边。很快就要进入河南境内了。突然，李万霆勒马不前。许麟感到惊奇，便问：“怎么啦？”

“我想下来走走。”李万霆望着滔滔的漳河水，感慨万千。

二人下马，边走边谈。人都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归，旧地重游，感慨万千的情结。李万霆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对故土的那种特殊感情油然而生。李万霆问：“我要感谢你。在我离家以后，你代我安葬了父亲，又照顾我的母亲。我无以报答，我……”说着拱手作揖。

许麟猝不及防，急忙说：“自家兄弟是应该的。你这样就见外了。”稍停，他又补充说：“我，你倒不用客气。不过，有一个人你一定要感谢的。”

“谁？”李万霆惊异地问。

“我说起来你不要生气。”

“我不生气。你说。”

“说起来，他还是老爷的门生。老爷仙逝，军阀混战，与他们家自然就来往得稀

疏了。他现在已经全县首富，他就是罗玉玺，鹏举呀。”

“哦，是他？怎么回事？我和他可是有些年头没来往了。”

“前几年，我还见过他。也有几年没见面了。不过，经常能打听到他的一些情况。我早就注意他了。我想像鹏举那样的人，咱们多接触他，受咱们影响多了，他就是一个样，人家也在拉拢他。”

“没看出来，你进步得这么快。讲得有道理。鹏举他真的变了？”

“那是的。现在他拉出一支队伍，自封司令，黑白两道都有他的朋友。按首长的指示，也是一支抗日力量。”

“那咱们这次回去，首先就去看看他，一来感谢他，二来咱们这一次还得团结他，和他结成统一战线呢。你说呢？”

“好啊。我想你也应该这么做。八路军的胸怀嘛。对了，今天咱们先回家里看看大娘。”

二人策马飞驰而去。

到达彰德府时，已是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商店早关门打烊，街上行人稀疏。他们见了母亲，自是一番娘想儿，儿想娘，母子抱头痛哭，泪水涟涟的凄惨景象。

第二章 莽汉罗玉玺

李万霆母子相见自有一番景象，过后母子相商要去水冶拜访恩公罗玉玺。

次日早晨，彰德府被稀薄的雾气笼罩着。李万霆与许麟仍是商人打扮，与昨日不同的是，今日他们换了一身绸衫，戴着墨镜，雇了一辆崭新的马车，天亮就出了彰德府西门，直奔水冶。

水冶镇是个历史悠久的古镇。北魏时期，引水鼓铸已是相当的兴盛，故而得名。唐朝时，在此设置铁冶处，宋朝这里已是全国冶炼中心。元朝时设立兵器局，明朝这里不仅有官办冶炼铸造作坊，生产兵器，而且，民间铸造作坊也多处可见。这里是上山西下河南的晋豫通道，是附近特别是太行山里的农副土特产品的贸易集散地，素称“出山口市场”，辟东、西、南、北、小东门五个城门。城里城外大小街道三十一条，

商户三百余家。水冶人又善于经商贸，早有“金彭城，银水冶”、“日进斗银”之称。除此以外，水冶每年还有十五个古庙会，吸引远近巨商大贾汇集于此。

李万霆和许麟的马车越接近水冶，路上的行人越多。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提篮的，有挑担的，有推车的，有的要去水冶镇卖些山货土产什么的，还有的想买回些日用百货。

当他们二人进了水冶，第一感觉就是这里越发兴旺起来，居民也越来越多，商号几百家，街宽人多。所不同的是，街上多了另一种人——日本兵，还有中国人充当的皇协军。

罗家庄园位于水冶东北方，离城约三四里之遥，占地十顷，豪华气派。罗玉玺姓罗，名玉玺，字鹏举。他的祖父也曾做过一任知县。虽说不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也不属清正廉洁的官员。其祖父卸任后，为防止仇家报复和土匪袭扰，就以原有府第为基础，将罗家庄园重修了一次。这一次修成了坚固的城堡，两丈五尺高的围墙，一色灌灰的青石，铁皮铜钉大门，门两旁卧着一对大石狮子，左右各立着一对青石上马台。

常言“富不三代，五世问斩”。到了罗玉玺这一辈人，坐吃山空，只是守业不能创业。罗玉玺黑面豹眼，相貌凶煞。十六岁上父母双亡，上无兄长下无弟，下面只有一个妹妹，也早早嫁人了。他父亲在世时，就将他送到李万霆父亲门下，习武念书。但是，他疏于文章，专好习武，在万霆父亲严格管束下，才慢慢地走上了正道。此人豪侠仗义，乐善好施。到了二十余岁，竟长成一个黑面红须的汉子，酷似张飞，人们送绰号“赛张飞”。因其相貌凶而丑陋，一般良家女子都不愿许配他。他下决心只在武艺上讲究，婚配之事全然不在意下。所以二十余岁，尚是独身一人，白天到处与人讲拳论棒，煞是兴浓，黑夜孤眠独寝，未免感到寂寞难耐。饱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于是，他往往邀约几个志同道合之辈，闲来常到彰德府县前街，做了烟花巷春红楼内常客。日久天长，遂与其包养的妓女郭璟菊产生了爱恋。郭璟菊长至二八妙龄时，本就豆蔻年华，发育已成熟，秀发柔软漆黑，窈窕妩媚，肌肤雪白滑嫩，水灵灵的双眸，樱桃小口，一排碎玉银齿，说话燕语莺声，一副五官清秀的好脸蛋，一行一止楚楚动人，一颦一笑袭人心扉。自然成了当地花中之魁。父母在世时，女儿瘦弱且肤白，恐其不成人，自小就喊她“白妮”。父母死后，她被迫流落风尘，出落得越发迷人。罗玉玺乃全县首富之纨绔子弟，其心甚喜，加倍温存。罗少爷亦是个多情种子。没几时，二人情浓意酣难舍难分。郭璟菊早有从良之心。一日，她与罗公子温存了一番，趁他余兴未艾，便提出愿意伺候他一辈子。罗少爷听后，也说自己早有此意。欣喜若狂，便“心肝宝贝”、“我的小亲亲”地乱叫一阵。遂不惜三千金之资，从老鸨手内赎出，接往家中为妻。那郭璟菊虽水性杨花，却聪敏伶俐，因出身贫寒，是

个理家能手，料理得罗家井井有条，喜得罗少爷整天合不拢嘴，决心改邪归正，也不在外鬼混，按时按点回家，劣迹有所收敛。

郭璟菊有一个嫡亲弟弟，名桢，也学着别人给自己取了个字：成才，取立志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意。按照旧俗，穷人家是不取字的，可是郭桢偏要挑战旧俗。还是姐姐在春红楼时，他就随姐姐住在春红楼。老鸨见他生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像其姐姐一样地聪敏伶俐，又甜言蜜语，就经常委派他做些端茶送酒之事。郭璟菊父亲原来官居县丞之职，性格耿直，不善交际，为人世事特认真，遭众同僚嫉妒，被革职，告老还乡。后来，不知何因，家遭天火之变，郁闷成疾，不久转而成痼病，因无钱医治，撒手人寰，及早离开了他的妻子儿女。母亲因遭其夫同僚奸污，羞于人世，跳水身亡。姐弟从小相依为命。自从姐姐从良与罗公子结为夫妻后，他便常常出入罗家庄园，在园内走动。郭璟菊在罗家慢慢地站稳了脚跟，不能说大权独揽，但也是颐指气使的主儿了。她见弟弟二十四五岁了，还是天马行空，身边没个女人伺候，又没一份正儿八经的事做，日后怎么办？她常常为弟弟的将来忧虑，整日茶饭不思，坐卧不宁。郭桢也常常怂恿姐姐，要进罗家庄园，求她在姐夫面前多多美言。她便留心此事。每每做完夫妻夜来之事后，就不断地吹枕头风，说弟弟极有机变，极会办事。罗玉玺看在夫妻情分上，就说：“那有什么？家里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哪在乎自家小舅子一张口。你让他来就是了。”郭璟菊没想到老爷竟是如此慷慨大方，见丈夫满口应承，急忙起身施个万福：“小娘子多谢官人怜爱。”“噢，夫妻何必如此，快起来，快起来。”罗玉玺急忙下地搀扶妻子，她就势扑入丈夫怀中。

自此，郭桢便搬进罗家庄园，姐弟俱有了安身立命之地。郭桢，一表人才，极会观颜察色，极尽谄媚之能事。他信奉“四海之内皆朋友，五洲之内是兄弟”，只要对自己有用有利，无论黑道白道黄门红门都在利用之中。此人无笑不开口，非谄不进言，逢人不笑不说话，只好钱财。若遇有钱之事，人不能取，他偏能生法取来，亦属取之有道，索之有理。即使受些羞辱，只要是钱，他也不以为耻，反而得意洋洋。他刚住进罗家庄园，谨言慎行，诸事和气，罗家上下，没有一人不喜他，罗玉玺也甚是喜欢。山难移，性难改。过了年余，罗府的行事规律，他已掌握得一清二楚，就连罗大爷的性格脾气他都知晓得清清楚楚。他又沾染了赌博习气，每逢罗大爷不在家时，他瞒了姐姐，扯谎外出，与狐朋狗友赌钱喝酒逛窑子。常言说，赌钱神仙输，有哪个赢的？又有哪个人是靠赌博发家致富的？没几日，便把自己在罗家一年积攒下的钱财输个罄尽。再后来，花钱就在姐姐跟前扯谎索要。姐姐只念姐弟之情，不好不给，也不好劝阻。那郭桢命运不济，运气不通，常常输多赢少，赌十场输九场，日积月累，负债累累。他看长此以往，终不是长久之计。出于无奈，孽生邪念。见罗家家财无数，遂将客厅、书房小景物件，每每纳于袖内拿出折价变现，或赌或偿债。不料这一

日，债主催其还债甚紧，郭桢被逼走投无路，见小件物品无济于事，便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趁无人之际，见罗玉玺书房抽屉内有一只亮闪闪的钻戒，足有五克拉重，暗思：哈，将此物袖出，还能先受用几日。也是小子活该有事，他想好要藏于衣袖。可是，一时虚荣心甚强，心思：何不自家先戴一下？遂将钻戒戴在手上。刚走到二门，正好与从外拜客回来的罗大爷撞了个满怀，罗大爷见其神色慌张，问：“慌里慌张的干什么？”郭桢心虚，说话吞吞吐吐。罗大爷仔细一看，见他手上闪闪发亮便问：“怎么戴我的戒指，要去干吗？”郭桢面带愧色，连忙支吾说：“我，我……”“我什么？拿来！”郭桢只好乖乖地褪下还给姐夫，怏怏而去。罗玉玺回到书房，刚一坐下，突然心生疑窦。便仔细搜寻各处，见少了许多自己心爱的摆件。又到客厅查点别物，也见少了许多。顿时火起，依其性情，哪里容纳得下，便使人传唤郭桢。遂将其斥责一通。越说火气越大，不觉骂道：“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这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郭桢还想争辩。这时，有人进来：“老爷，外面来了两个商人，要见老爷。”“什么人？”“他们说是老亲。”“传他们进来见我。”说罢，气呼呼地坐在那里。郭桢没有罗大爷的吩咐，他也不敢擅自离开。罗玉玺此时已气得脑子一片空白，只是狠狠地瞪着他，也不说话。

说话间，李万霆和许麟被人领了进来。罗玉玺上下打量着二人。许麟急忙说：“怎么，不认识啦？这是万霆呀！”

李万霆见罗玉玺脸色不悦，试探着叫了一声：“鹏举！我是万霆。”

“哦，万霆？许麟，什么风把你两个吹来了？”罗玉玺认出了他两人。

少顷，罗玉玺气狠狠怒目斜视着郭桢说：“你还站在这里干吗？”郭桢偷偷地打量刚进来的两人，听到姐夫下了逐客令，不好意思地看看两个生人，急忙退出。

“怎么？家里出什么事了，脸色这么难看？”许麟问道。

“没什么，一点小事。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到的？万霆，你不是到日本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罗玉玺一连问了许多，想借此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

“我是去年回来的。昨天夜里刚到家。今天专程前来致谢罗兄。感谢罗兄，鼎力襄助，安葬父亲。”李万霆说着，深深鞠躬。

“噢，这是说哪里话，令父是为兄的老师嘛。那是分内之事，言谢不敢当。坐，二位快坐。上茶。”三人寒暄一阵。看看天色近午，罗大爷便吩咐安排酒饭。因三人多年未见面，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三人便亲密无间，无话不谈。酒到酣时，罗玉玺便邀请李万霆携母亲来此小住。万霆与许麟相视，立刻爽快地答应了。李万霆试探性地问到日本人在水冶的行动。这一问，好像说到了罗玉玺的痛处，他“咚”地将酒杯墩在桌子上，酒杯立时破裂，酒水洒了一桌。他愤恨地说：“气死我也。”李万霆、许麟二人一时摸不着头脑，面面相觑。忙问：“罗兄，这是为什么？何来如此

愤恨？”

“这不，我刚刚从朋友处听说此事。小日本放出风声，要在彰德府几个县选美。妈的，什么选美？简直是欺侮我们中国人。掳掠女人当什么慰安妇！妈的！小日本会起名字。唉，我们中国人也是没骨气，联络一些人，都不敢出头露面。气死人！唉，给你们说也没用，你们是商人，只知道挣自己的钱，哪管国家存亡。喝酒。”说着端起酒杯，自顾自地一饮而尽。

李万霆和许麟对视，李万霆端起酒杯劝说：“罗兄，何必如此激愤？当心伤了自家身体。来，小弟敬你一杯。”

“来，罗兄，咱们三人共饮一杯。”许麟也端起杯子劝说。

罗玉玺满脸狐疑地看着他俩，迟疑着没有动杯。稍停，便说：“二位老弟，国家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就要当亡国奴了，你们还无动于衷吗？你们没看到满街都是东洋兵。好啦，和你们说这些犹如对牛弹琴。对，对，咱们喝酒。今天喝他个一醉方休！”

“来，喝酒喝酒！”许麟说。

罗玉玺是个火爆脾气，一时气愤，几杯酒下肚，气也消了一半。三人又谈笑对酌。李万霆看罗玉玺是真心抗日的热血男儿，便把此次来拜访的目的和盘端出。罗玉玺一听，欣喜若狂地说：“你们怎么不早说？刚才多有得罪，还望二位海涵。说，怎么干？我打头阵。只要李老弟吩咐一声，罗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三人又计议一番，各自安歇一宿无话。次日，李万霆许麟启程返回彰德府。

第三章 落脚罗家庄园

李万霆与许麟走在回彰德府的路上又谈起罗玉玺，两人一致认为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对他们这次的行动大有帮助。二人计议，让李万霆的母亲住到罗家，有利于他们的行动。次日，他们便带着李老太太住到了罗家庄园。罗玉玺自是欢天喜地，令人将客房收拾洁净，安顿李万霆他们三人居住。郭璟菊也常来陪李老太太聊天解闷。罗玉玺、李万霆、许麟三人食则同桌，行则同行，寝则同榻，朝夕不离，同胞兄弟一般，不分彼此。